

山中書簡～新康山的萬年謎底 3/4

陳玉峯

早晨四時起來，準備早、中餐。陣風劇烈的玩弄冷杉林梢，清翠針葉形成大浪波波連綿傳導，遠處則灰濛一片。我想童話中描繪風神是從大布袋中放出很是傳神，因為眼前的感覺，就像宇宙黑洞裡爆炸出來的氣焰。

換上濕衣，包裹好原先身上半乾的一套，否則今夜如何長渡？早餐中決定，自新仙直奔南橫向陽站，也就是說，今天將有二十餘公里的風雨行。只是，收拾好標本、裝備、出發時已遲至六時三十分。

四天來的腳痛漸次嚴重，我幾乎一路滑行而下，因為這是最省力、最偷懶的方法，但只適用於下坡，奈何速度還是不斷緩降。中途小趔，艱難的捲起褲管，兩膝紅腫得令我吃驚。勉強推進到向陽山頂下的石洞，已是下午四時。

江、吳前去撿柴，我在顫抖中更衣，楊雖年青健壯，但顯然也很難消受此番折磨。藉助去漬油生火，但濕材難燒，足足加了兩瓶油，才將柴火燒起，好在江深諳山林個性，拾來的是玉山圓柏耐燒且具香味的材。

然而，在此祇合山羊棲居的石洞，滴水成幕，生火的濃煙燻眼嗆鼻，天地之大卻苦無處遁逃。我想，我們需要一些幽默。

妳是知道的，這個楔形穴愈往內面愈窄隘，此刻水柱卻佔領了較寬敞的開口處。捲曲身子躺下，頭頂上銜著石壁，從洞外側看，像極了葬身石獅大口。記得第一次我們夜宿此洞，妳夢見六個人前來詢問，為何霸佔他們的家。後來從布農朋友口中得知，向陽石洞前後停宿六具屍首。然而，就在今夜，豪雨下得比鬼還可怕。

夜七點餘，洞內三分之一已進水，八點水過中線，九點整個洞頂石壁無處不是水。楊睡外頭，到八點鐘只得抱膝苦笑。江與吳睡在另一小洞穴，情況應比大洞慘。不久後，上濺的泥水與草屑，加入作弄我們的遊戲行列。

暗默的蒼弩劃起閃電，照露出白天一樣的潑白，但今夜的剪影不再具

有美感，好漫長的一夜。

——九月十一日向陽石洞內

石洞的黎明仍然不如往日美麗，灰濛濛的取代朝暉。確定的是今天必須下山。為了不讓濕透的衣物奪走體溫，我必須不停地靠走動後的體熱來對抗，怎奈一步一艱難，左膝已無法彎曲。

翻爬上巨石圓柏林，我只能藉著想思塵緣事，蹣跚的跨出下個希望。

登臨向陽大絕壁，風力不如預估的大，但強勁仍夠懾人，就在這裡，存有無數奪人魂魄的記錄。海拔遞降，令我眩暈的松林、草海及有刺灌叢出現，我們彷彿力竭的泳者，左右軟弱開弓，撩撥狂舞紛揮的葉劍，一面則探尋腳下有無實地。所謂的步道，如今只是濁流湧竄的水澗，川上氏小蘗、假皂莢、懸鉤子類的刺灌交錯，伸手滿把抓靠前，總經常先抓出一把恐懼。

途中，楊摔了幾跤，我也滑落多次。接近向陽站前約一·五公里路段最是辛苦。密叢叢的芒草，黑壓壓的撲殺。有些段落我是閉目游過，腦海中不時亮起嘉明湖暴漲雨水的場景，連續六十五個小時的颱風雨。

十一時抵達向陽站。站警局只剩一員工，沒柴火、無熱湯，南橫空谷斜雨仍不斷。更不幸的是得知南橫柔腸寸斷，新康山守護神的追殺令業已佈局至此。

隨著焦慮的滋生，我決定繼續沿南橫挺進，在埡口派出所，打搖鈴電話，期待天池小隊有車接泊。於是抬起早就不聽使喚的左腳、負荷過度的右腳，彷彿激烈戰役後傷兵，在能見度極低的雨霧中，行至埡口隧道東口，隧道前一幅驚心動魄的場景，在列隊雲霧跟不上緊鄰的空檔，條地展現。標高三一七四公尺的關山嶺東南陡坡，數百公尺碎爛山屍蹦瀉谷地，滾石追逐奔岩，土沙尾隨濁流，目睹大山塊潰決的慘烈，瞬間視覺的觸擊，宛若闖天一斧而皮綻肉開。南橫路基則完全匿跡，任憑插翅難渡。只得折回埡口山莊，急電天池。天池的柯警員告知，已電回隊部報平安，且已通知管理處。然而，我知道妳心急如焚，且後天正是中秋，妳深知我個性急躁，必擔憂我強渡關山。

折返路上，雙腳業已不聽差遣，只剩交叉的麻痺在維持。這時段的風雨頗詭異，斜插的、橫掃的、漸層的、塊斑的、帶刺顆粒的，活似魑魅魍魎傾巢而出，欲作最後對決。然而我腦海中一片空白。

困在埡口山莊的，有高市警員、鐵路憲兵、一小群師院學生，以及我們四人，連續七十二小時降水，望斷歸路。

入夜聽風濤雨潮，意境心境別於林野，我情願困於洪荒，也不願滯留山莊，因為雨聲鞭笞在鐵皮屋簷，痛在歸心。凌晨難眠，一幕幕千丈流岩的異象，一直縈迴眼前。而任何動彈，皆提醒我左膝的灼痛，解開十餘年隨身常在山林卻從未使用的軍用三角綳巾，敷些消炎藥膏而覆綁於膝蓋上。這種角巾的正確用法，是子彈貫穿後立即繫上的包紮。

內外翻滾的風暴使我醒中如夢，夢中猶醒。

——九月十二日因於埡口山莊

——原載於《中外文學》，一九九五年五月

～本文摘自《生態台灣》～

2015-07-10 01:15:37 網站最後更新